

早

旱

趙清閣著

新興文學社

1935

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付印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廿六日初版

—— 1 —— 1000 ——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實價三角五分

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
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八八五號

自序

校完早的今天，也就是二十年前母親誕生我的今天！

想到母親爲了生我而致病故，那末這一天又可以說是母難紀念日。

所以一天的光陰我都在悽楚傷感中度過。

菁藝姊來信叫我在今天盡量地快樂，但是

我的天呵！我忘記不了我的母親，我不能夠快樂呀！

窗外的雨在淅瀝地伴着我的淚落，似乎上蒼也爲我哀悼這個母難的紀念日。

一個人在家裏喝着多量的花雕，這爲了想使自己麻醉片刻，實在怕追憶起許多已往……

……

如今酒醒了，早的樣稿閃進我的眼簾。

說不出是什麼一種情緒，也許是稍微底欣慰！

但，究竟這東西有什麼值得自己欣慰的呢？說起來，也不過是爲了紀念我的兩個生我和撫養我的人罷了，所謂「欣慰」，也只是這個原故。

是我常常和菁莪說的話：永遠我不滿意我

自己，永遠我都覺着自己的一切還不夠用。

真的！就拿我的年齡講，也才儘只區區度過去二十個春天，好像爸爸的話：才幾年的孩子，也有資格談到「成功」？

所以我便自信是幼稚的，是不夠用的，是還正需要着努力與上進的！因此早這東西我簡直心虛得不敢請師友們的指教，從寫稿至校樣，完全是自己私下在許多個夜裏工作的，即使封面，也沒好意思去請別人畫。

序，本想請師友們代我說幾句話的，因為他們或則對於早有所指正的地方，但，終於爲了心虛沒有敢啓口。也許這便是錯誤。

好了！不管早是怎樣地壞法，畢竟牠快出世啦，這除却向讀者們致歉外，我自信還有很長時間的深造機會，好在我還年青，而且我也

更是肯努力的人，只要我活在這世界上一天，爲着祖母，母親，和爸爸，繼母，以及愛護我的諸友好，我都要絲毫不懈志毅地前進一天；我發誓不辜負大衆的熱望，只要我的「血」還在熱着，我的生命底「力」必當奮勇地掙扎着；我的心還在跳着，我的愛大衆底感情。也同時無靜止地奔放着。總之，我是始終追求「光明」的人，我不能夠平凡地苟生下去，我常常竭力使自己忘記是個女孩子，平凡的女孩子。

話說回來，我的「生」底目標，也正是爲了「正義」和「人道」，盡着我的力量，總可以憑着這枝筆稍許揭發些這黑暗社會的罪惡，只少，我是可以做到這點，我並不曾有過懷着什麼想成爲一個「作家」的念頭，我敢自信這是忠實的告白，本來，我也不須要別人的瞭

解，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「陔解」這玩意的存在。

並且我先聲明旱這東西雖然一切都壞，但牠的作者却是始終懷着稞真誠純潔底心寫出的，這希望讀者不要以看一般戀愛小說的眼光去看待牠，牠在你們面前好像是獻上一稞血紅地在跳躍着的熱心。但，是否它能夠得到你們的愛護，這只憑之旱的命運了。

在旱裏面的四篇東西，除「祖母」和「旱」是新近寫出的外，其餘「窮人」是去年冬天寫的，「強盜」是去年秋天寫的，都在晨曦上發表過。

最後要特別感謝巴金先生，因為他一向給予了我很大的勇氣和力量；從他的文章裏（差不多我讀完了他全部創作。）我受到整個思想

上的影響，在去秋，他給我的信裏又這樣說：

「……我不希望你去毀滅，假若你覺得你的過去生活是個刑罰，那麼，你爲何不建立一個新生活呢？好好等着再讀我的黎明吧，朋友！

「願你能夠在生活裏找到快樂，在行爲裏找到力量；讓我再來祝福你一次吧，朋友。」

爲了這，無形中我興奮了許多，每一想起他這幾句話，便會精神加倍地感到一種生命的力在鼓舞着我。

所以在這兒我虔誠地致謝，學他的話：

『只要我還活着，你記着我會常常記念着你！』並且，這東西希望他能見到，也便是我對於他的一點報答。

是的，「但願我們能有機會再見，」反正

我也是個萍踪無定，到處漂泊的流浪人——你的在準備着創造「新生」的朋友呵！

菁藝姊，岩姊，溫如姑及壘草等都是一向鼓勵和希望我最切的人，在這兒一并連同新興文學社的諸公們表示感謝。

清閣序於一九三五，五，十八日

「黎明」上海寓次。

謹以此書敬獻於祖母及母親的靈前

目 次

祖母.....	1 — 22
旱.....	23 — 52
窮人.....	54 — 68
強盜.....	70 — 93

祖母，這一個在我生命史中佔着重要地位的人；我永遠忘記不了她，直至最後一息停止。

提起她便要流眼淚，這不儘是回想她那往情深，也是同情她的坎坷地一生。

因為祖母愛我，可以說世界上再沒有比她更真誠的人，所以她在生前我曾想到倘若有一天祖母逝世，我定追隨於地下，決不再苟生人

間。這話曾同她和文姊講過，但誰知，她如今已離開人間將近三年了，而她愛如掌珍的孫兒却依然顛沛在這人間，想起來便禁不住要嚎啕一場。

實際雖然我還沒有真的追隨她去，但精神上的痛苦還不如死掉愉快。

想思的悲哀使我時刻不能自制，失去慈愛撫慰的一棵冰冷的心呵，常只有戀念着已往的溫暖，或則就憑悼在祖母的遺像前面。

清明節的一天還在寶山海邊哭了一大場。但終竟是沒有祖母的一點反應。

預算着，也許不多少日子以後就會覓到祖母，因為死的企圖，是我早幾年就有的念頭；不過只期待着機會而已。

在還沒有離開這人間以前，我謹以這幾頁

稿紙簡略地記載她所有告訴我的關於她的故事，以及我所見到的種種，藉以紀念她的一生。

× × ×

祖母姓蘇，是一個極端賢慧與慈愛的女子；可是她的一生只是充滿了憂鬱。

一八六五年生在北國的一個鄉間裏底富豪人家，但是幸福的日子沒有享受多久，她的母親便棄她逝世；可憐她並沒有兄弟姊妹。

父親幾年也相繼而亡，她於是靠着外祖父撫養。

十歲時候，生了場大病；那是爲了某個夏天的夜晚，她一個人在門外玩耍，忽然跑來一隻兇惡的猛虎要吃她，她立刻嚇昏過去，後來被憐人發覺救了她，因此便厲害地生起虐疾來。

。

病了差不多一年餘才痊癒了，但是不幸又跟着而來。

十二歲的那年冬天，她的外祖父也病故逝世——可憐她遂失去這唯一的親人。

生活是更形苦痛了，靠着一個沒良心的舅父照顧，自己全部家產也於是都歸到他手裏。

祖母在這種倍感淒慘的日子裏又度過去五年，十七歲便由舅父的包辦，嫁給祖父爲續弦妻子。

並且連一些粧奩也沒有，簡直是淒涼得不堪形容。

祖父比祖母大十多歲，那時他的大兒子已經十歲。上面還有兩個父母，可憐她進門就要既作妻子又當媳婦，兼爲母親。雖然祖父很愛她，但家庭之煩雜是免不了增加她許多痛苦；

況且她又是一個過於柔弱的女子。

結婚後一連生了三個女孩子，爲了這，在當時的封建意識正濃厚的社會中，她的婆婆會非常不滿意她，甚至罵她是不會生女孩的女人，她受盡譏諷，在這種情形下除非祖父還很能諒解她。但後來三個女孩也只剩了一個還活着。

關於這，她每次和我們談到時，總還仍然禁不住流淚和嘆息！

祖父由許州調任到信陽作官，祖母也一同蒞任。

在信陽一連却生了五個兒子，但此後病死三個，剩下只是第三個——即我的爸爸，和第五個——年齡頂小的最後兒子。

祖父一直連任在信陽，此後祖母再沒有生